



人伦其表,人性其里

——读季宇小说《融雪季节》

李海音

季宇是一位真正的老作家,资历老,笔耕不辍,创作生命力持久不衰,近年来更是新作不断,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金斗街八号》、长篇小说《群山呼啸》、纪实文学《王朝的余晖:淮军 1862—1900》、长篇儿童文学《盲马》等。但季宇又是一位难以进行归类的作家,他从不标新立异,加入某个阵营,或追踪某种思潮。作为一名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作家,季宇身上也鲜有许多同代作家的对土地、人民难以化解的情结,以及与现代政治和历史过分紧张的关系。

无论是对历史风云的书写,还是对现实人生的表现,往往都是基于他对日常生活、人性人情的个人观察与领悟,而不是某种既定观念、思想的演绎。于是,他的小说整体上给人一种自由舒展的感觉,虽然质朴却显得俊逸,尽管畅达却含蓄委婉。近期发表的《融雪时节》(《长江文艺》2024 年第 4 期)可以说也是一篇即兴而作却又耐人寻味的小说。

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叔嫂之间的冲突与误解的故事,这看起来是一个稀疏平常的家庭内部矛盾。季宇在此却无意于家长里短的日日常经验的表达,也摒弃了对人物性格的细致刻画,以及对故事传奇性的一贯追求,而是采用近似意识流的手法将一个人的隐秘心理层层剥开。小说以第三人称内视角的方式回忆了夏明与嫂子舒梅之间数十年的恩怨。由于出身门第的差距,夏明一开始就对舒梅没有什么好感。当他因为哥哥占有舒梅赠的手风琴而受了舒梅弟弟的奚落,他对舒梅的嫌隙就由此在心里生了根。他以毁坏手风琴的方式发泄内心的愤懑,却导致全家生活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便把账记到了舒梅身上。当哥嫂结婚时由于舒梅母亲撤换了酒水让夏家丢了面子,夏明又把矛头指向舒梅,与她撕破了脸。当夏明知道舒梅嫌夏明母亲帮她洗衣服洗不干净,还偷偷重新洗一遍时,更是对她充满了怨愤。

对人伦情感的表现是季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特别是他早期的作品如《当铺》《盟友》等对父子情、兄弟情的表现都给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但与以往用“恶”来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融雪季节》中叔嫂失和背后的症结却是“爱”,解决矛盾的方法也是“爱”。夏明对哥哥的爱,让他无法理解高

大英俊的哥哥为何会看中其貌不扬的舒梅,无法接受人中龙凤的哥哥要对娇生惯养的舒梅顺从讨好,无法原谅嫂子在是否采用骨髓移植救治哥哥时的犹豫不决。直到五年后,当夏明突遭瘫痪,面临同样的治疗选择时,当嫂子告诉他决定让侄子为他做骨髓移植时,他才真正理解了嫂子的苦衷,多年来的心结才得以解开,终于叫出了那声“嫂子”。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融雪季节》不仅是一篇关于情义伦理的写实小说,也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典型文本。

作为被审视的对象,嫂子的形象在小说中其实是模糊的甚至可以说是缺席的,两个人的冲突更多是夏明内心自我挣扎的表征。夏明对嫂子的偏见、嫌隙,一方面根源于贫苦少年的卑怯心理,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待哥哥如父亲般的爱恋。对哥哥的崇拜和眷恋,其实正是一种自我认同的需要,有时甚至变成了一种自恋。

季宇对这种人性暗疾的揭示是不动声色的,笔墨俭省,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冷静和克制,又带着宽容却不无嘲讽的微笑。对于造成这种暗疾的时代环境未作过多的渲染,避免了宏大的历史话语对生存本相的遮蔽,这一点倒是与许多年轻的作家相近。季宇近几年的许多作品都写得比较轻松随便,在结构上“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又朴素简练,含着简单味和涩味,便是明证。于是,读来如品茶,回味无穷。就是《融雪季节》,也说明了季宇对个体内在的情绪是有着敏锐的洞察力的,他的小说既能往大处写,面对历史文化展开大开大合的叙事,也能往小处取材,对现实人生进行细致入微的体察。

老屋

彭岳生

我对老屋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快乐时光,同样也有刻骨铭心的有趣故事,留下了许许多多至今难忘的记忆,那是割不断的浓浓乡愁,更是心中不舍的情结。

老屋是 1986 年在原有地基上重做的。那时候农村盖房子不是简单的事。首先是建房子的原材料,我记得 1986 年,那个酷热难当的夏季,为了采购造新房子的主要原材料,我的一个堂兄带我骑着那辆引以为豪的上海“凤凰”牌自行车,到怀宁县月山镇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那里盛产各种建筑用的石头和红砖,和一位姓戴的司机多次洽谈购买事宜。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姓戴的本人不在家,他妻子和女儿接待了我,也很热情,还留我吃了饭,用香喷喷的蛋炒饭招待我,吃起来可口,至今仍然回味无穷……后来我跟戴姓司机多次接触,那个人很朴实,几次都是自己开着那辆货车送我回家,顺便把建房子的原材料按时送过来。

老屋是 1986 年冬月初二正式开工的。那一年天公作美,冬季的天气很暖和,没有什么雨雪天气,前后不到两个月新房子就建成了,是两幢木楼建筑,所以春节前的农历腊月十八,我家就按照农村的风俗住进了新房子了。两幢木楼建筑共花费近 2 万元,住起来很宽敞,而且没有欠一分钱债,这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农村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小小的村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周边多少人家都是报以羡慕的眼光,村里也几次表扬我们家致富的事迹,说是农村致富的典型。现在想起来自豪感、幸福感、成就感满满的,感觉父母亲艰苦创业的精神真是不容易。

老屋建起来之后,家里住房条件得到彻底改变。由于当时农村物质条件还不是很好,我家当时率先购买了一部黑白电视机,到了晚上,左邻右舍不少都来到我家看电视,一个是住房条件宽敞,家具都是崭新的,更重要的是父母亲都是善良纯朴的农村人,对邻居一直友善,不少人都愿意来我家看电视,有的还利用吃饭间隙端着碗来看一些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非常流行的电视剧,一派热闹非凡的气象!

老屋同样吸引了农村一些做生意的人来做客。老家地处桐城、怀宁、潜山三县交界处,不少做生意的人看了老屋之后,喜欢来我家坐坐,跟父母一起唠唠家常,说一些天南海北的故事,也是其乐融融的。我记得那是 1988 年的春节期间,邻县一班以唱黄梅戏为生的乡间艺人来到我家,当时父母亲二话没说,也不要他们演唱了,说已经演唱多场了,很辛苦,立刻烧了一顿丰富的美食招待他们,那班艺人非常感动,说我们家真的好客……

老屋一年四季季节分明。每年春天,春暖花开、燕子归来时,老屋周围一片生机勃勃,老屋前后的竹林洋洋洒洒、苍翠欲滴,柳树发芽、绿意盎然。夏天到来的时候,由于老屋前后竹林茂密,特别是许多粗大的柳树遮阴,显得非常凉爽,走到竹林里,知了在不停地叫着,不时地发出锐耳的声音,像一曲美妙的进行曲,动听极了。晚上在老屋中间宽敞的走廊间躺在竹床上乘凉,听听大人和邻里之间讲述的一些田间劳作的事情,看看天上的牵牛星、织女星,再讲述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白天劳作的艰辛消失殆尽,不失为一种美的享受。到了秋天,老屋同样显示出另外一种活力,这个季节丹桂飘香,又是收获的季节,我帮助大人把金黄色的稻子收到家中,再用风车把稻子吹干净,实现颗粒归仓,一年的收成就这样完成了。冬天尽管是一年中寒冷的季节,一旦大雪降临,老屋周围呈现一片银装素裹的祥瑞景象。

后来随着外出求学和生活的变迁,我很少再回老屋,但是我仍然对老屋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感。现在偶尔回到老屋前,驻足看看老屋的形状,细细品味老屋的过往,那些熟悉而又亲切的乡音,很多事情还是历历在目,在我的生命中,老屋永远散发着光芒!

梨花

叶陆苗

3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春色明媚,阳光和煦。笔者与朋友驱车前往临泉县滑集镇观赏梨花。10 时许,我们到了位于滑集的园艺场。漫步走进梨园,只见一排排主干粗壮、分枝茂密的梨树已是梨花满枝,千姿百态。在阳光的照耀下,梨树枝上挂着一簇簇或是盛开的梨花,或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但都是洁白洁白的,似乎是冬日里的积雪尚未融化一般,闪烁着银光。阵阵春风拂过,梨花随风轻轻摆动,如舞蹈着的白色精灵,在蓝天的映衬下,梨花白得是那样的圣洁,又是那样的婀娜多姿。

我小心翼翼地在梨树下穿行,生怕惊扰了梨花的春梦,更怕一不小心碰掉了这可爱、柔弱、靓丽的梨花。此时,一缕缕淡淡的清香钻入鼻息,我知道这是梨花散出的香味,这缕香气是那样的淡雅,又是那样的纯净。

仔细观察梨花,更感觉梨花是那样的洁白无瑕,轻柔的花瓣晶莹剔透,纤秀俏丽,而花瓣中间是一小丛鹅黄色的、纤细的花蕊。那尚未绽开的花苞好像一颗颗洁白的珍珠满枝头摇曳,又像一串串银铃在春日里敲响春光奏鸣曲。梨园上空,远处绿油油的麦田间,时而有灵巧的燕子掠过。

听坐在梨园入口旁边的一位老者介绍,这里的梨树栽种于 1958 年,屈指一算,这些梨树的树龄已经有近 66 个年头了。它们的主树干仅有三四尺高,粗壮的树干直径大约有八寸到一尺多,为了方便采摘梨子,梨树的枝干经过常年整枝,其树冠并不是很高。这些高龄梨树的皮肤黝黑如墨,更显得如铁杆嶙峋,其枝干盘虬如龙,乌鳞斑驳,顽强有力地向上生长着,仿佛横空搏击,枝头繁盛的梨花又如皓

皑白雪,恰似乌龙披上一身银装。其中,一棵高大的“百年梨树王”,其树干直径达 1.6 米,冠径达 11 米,占地面积 140 平方米,虬枝自由伸展,把一簇簇花瓣伸向天际,蔚为壮观。

驻足放眼远望,只见一排排梨树由近及远,白茫茫的一片恰似花的海洋,又似浪涛翻滚的云海涌现,雪白梨花从眼前铺开,向远处翻涌,阳光灿烂,好一幅蓝天下梨树怒放如雪舞的浩瀚花海春色图,令人不禁陶醉其中,流连忘返。成诗《赏梨花》二首:

(一)

簇簇满枝梢,艳阳风拂过。
洁白似雪飘,燕衔春泥社。
清香幽烂漫,梦境繁花绕。
又恐雨纷纷,无情摧凋落。

(二)

二月春风轻,梨花满枝琼。
玄鸟由南返,疑入飞雪中。
清香纯淡雅,花柔透晶莹。
无意为花海,甜滋硕果生。

